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何以副刊

副刊之“控”



阿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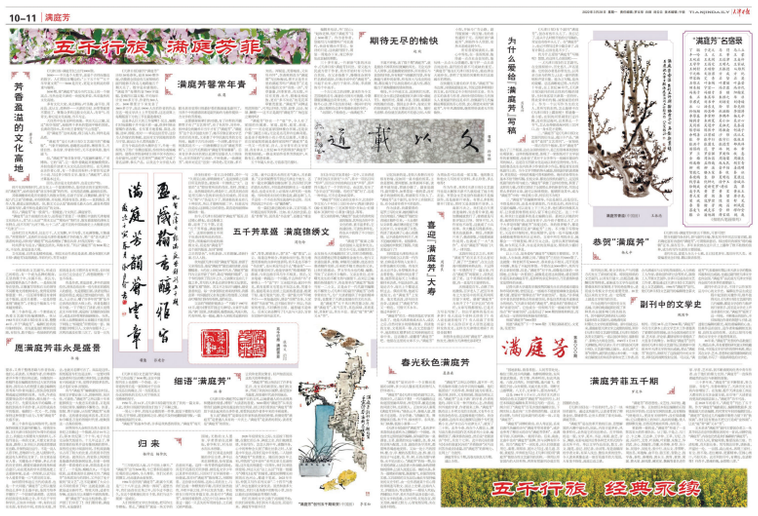
先前我对“控”这个字，并不知道是个啥意思。比如“手机控”“颜值控”“美食控”“风景控”“收纳控”等。后来查了一下，懂了。原来这个“控”是来自日语，本义是情结、执念、特别喜欢、沉迷。比如“细节控”是指那种凡事抠细节、一点瑕疵都在意的人。

我对报纸的副刊情有独钟，成为“副刊控”已然不是一年两年了，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喜欢看报纸的副刊。看副刊很方便，无论是街头的报刊亭，还是单位里必备的读物，都有报纸。而且当时的报纸一定是有副刊的，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这样的大报，不仅有副刊，而且还有专门的副刊部。说一个众所周知的小秘密，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的职员、工人，最喜欢看的，大多是报纸的副刊部分。其他方面如时政要闻、体育消息、政论文章等，并不是报纸独家所有。普通人可以通过收音机、电视、单位组织的学习等多个渠道获得。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渠道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拓宽了，包括手机、电脑等，通过网络，都可以获得这方面的资讯。可以说这方面的渠道是立体、网状、全覆盖的，满足、丰富了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需求，可以及时地了解国家乃至世界发生的大事、新鲜事，包括体育赛事、科技要闻等。唯独各家报纸副刊上刊载的文章，基本上属于其独家所有。所以，不能只说报纸的订户全都是冲着看时政要闻去的，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出于对报纸副刊的热爱和欣赏，才花钱去订购一份他们心仪的报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报纸副刊大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即作者一般情况下不可以一稿多投。因此，几乎没有其他的渠道可以读到副刊上刊载的文章。这就是副刊的优势，并不是小众，而是一种召唤和吸引。这样的优势在当下的阅读态势之下，显得是那样的卓尔不群，风光独好。

其实，给报纸的副刊写文章，这个传统由来已久，且源远流长。远的不说，从“五四”时期开始，报纸的副刊就是展示文人学者之文采和境界高度的百花园，像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蔡元培等等。可谓是大家云集，高手荟萃。这不单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成为“副刊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和副刊的撰稿人，其中有很多人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名鼎鼎的中坚力量，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些文章不仅可以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和政治觉悟，同时也唤起了人们爱国、爱家、爱人的良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提振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也体现了报刊的力量和价值。

说到我喜欢的报纸副刊，其中就包括《天津日报》的副刊“满庭芳”。记不清我曾经阅读过这个副刊刊载的多少文章，曾给它投过多少次稿。有道是九河下梢天津卫，天津真的有大城市的气派和气度。单说在办报这方面，并不局限于天津本地的作者，文章的内容也不局限于天津所辖的地域表达。全国的作家都可以在“满庭芳”上展示自己的文采，抒发自己的情怀。所以，一张报纸的眼界、格局、胸怀之高下，常常在报纸的副刊上得以呈现。特别是在当下，在AI（人工智能）和网文尚未完全成熟的阶段，其文字表达有时还处在含混不清的状态之下，报纸的副刊不是急于拿来为我所用，追赶所谓的时髦，而是有自己的定力和文化立场，坚持副刊文章表述的纯洁性，文字的规范性，恪守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宗旨：好看、好读、好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秉持正气，涵养正气，挺直腰板儿，不受各种匪夷所思的诱惑，走一条有自己风格满庭芳华、香飘万里的路。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原全国委员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天津日报·满庭芳》5000期专版报影

副刊编辑的文缘交接

聂鑫森



我于而立之年，由一个工人业余作者，调入《株洲日报》当文艺副刊编辑，时为1978年。在这块培花侍草的园地，开开心心干了几十年，然后顺理成章退休，不知不觉又是近二十年。

当年任副刊编辑，老一辈对我们热心地传、帮、带：如何确立副刊的整体风格，如何与热点时事作有深度的文化观照，如何团结老作者发现新苗子……至今想来，犹历历在目。

俗语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倘若以副刊比之为“营盘”，因广大读者对副刊持久不衰的喜爱，故而有了一种巍然屹立的恒定性；而编辑队伍的新陈代谢则是必然，老的退休，新的上岗；但作者虽是一茬接一茬，并不完全受年龄限制，老树新花皆是园地的风景。如近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在《湖南日报》副刊专版上，95岁的鲁迅研究名家朱正撰写了文章《我写鲁迅》。

在岗位时，我记忆最深的，是副刊部的老同志退休了，会把他曾亲密联系的作者名录交接给我们。如果是老作者，便会详细介绍本人及其擅长的题材领域，还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手机和座机号码、家庭住址。如果是新作者，则嘱咐我们多多关心，注意培养，写稿有不足之处，要谨慎地提供修改意见。老同志常说的警语是：“要办好副刊，必依靠得力的作者，要和他们交朋友结文缘，好稿才如长流水。”等到我们这一辈陆续退休，也会步其后尘，把与作者建立的文缘交接下去。

前几日，从《天津日报》退休不久的副刊编辑罗文华先生在微信中转发《央媒连发五文热论副刊的责任使命》一文时，前置引语为：“代本报副刊约稿，围绕‘何以副刊’……欢迎本报副刊的作者——作家、学者、艺术家、评论家朋友赐稿。”这段文字让我动情，文华虽已退休，却仍代表老东家向与他多年有密切联系的新老作者约稿，这便是他在为正在岗位上的同事们进行文缘交接的生动例证：人虽离岗，心犹在岗！文华约稿，我当响应，争取完成任务。

文华在《天津日报》副刊部工作时与同事们同心聚力，承续孙犁先生的办刊遗风，广结文缘，力求副刊在注重文学性、史学性、审美性、原乡性、平民性中，突显出一个“雅”字，流光溢彩，广受欢迎。我曾在“满庭芳”副刊的“沽上丛话”栏目中，发表过好几组文史随笔，如《古礼今韵》《〈红鲭纪梦诗注〉拾趣》等。文华审稿十分仔细，尤对文中涉及天津史故处反复核对。他在离任前，让我与他的同事接上文缘，于是我的文史随笔《旧体诗词的借句与集句》《马年说马（外一篇）》，又在“满庭芳”版上刊发。

我作为《天津日报》副刊的作者，一晃就过去了几十年，且至今犹兴趣不减，这得益于编辑传承有序地对作者的关心和鼓励，使作者在写作水准上有所进步。

记得2014年秋，全国民间读书年会在株洲举行，很多旧雨新知从全国各地而来，开会的前一天，天津的罗文华、王振良及北京的安武林三兄，屈尊来我家叙谈，参观我的书房，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和正在写什么文章，每每思及如坐春风。

王振良先生当时在《今晚报》主持副刊工作，我们也早有交集，但这次才是初见。振良后来调迁新单位，因他的文缘交接，我与他的同事朱孝兵小友又开始互通讯息，他约我写过不少文章。后来，孝兵又去了《文学自由谈》任职，我的联系方式他又转给梁晓钟先生，方便的微信立刻让我们如同旧识。晓钟约我写文史随笔，陆续由他签发了《读诗偶感》《〈世说新语〉拾萃》《元曲赏读》三组连载文章。

年近八秩的我，因曾是一个报纸副刊的编辑，又是一个报纸副刊的作者，故对副刊情有独钟。副刊的长盛不衰，此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有赖于编辑与作者文缘的交接，让副刊“铁打的营盘”拥有可堪调用的“兵”，以提供“流水”不断的稿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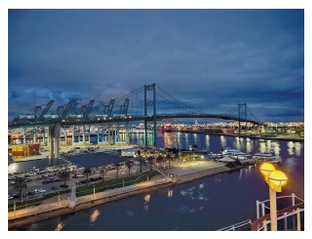
南京金陵中学有一批爱好旅游的老校友，退休后常组团出游，团里人才济济，有熟悉世界史地者策划游览线路，有精通外语者查探各国交通食宿信息，有律师负责与旅行社谈判，当然还有善于组织活动的“团长”。旅行社也愿意接这个团，虽然开辟新游线有一定风险，也需投入成本，但我们设计的游线肯定优于常规游线，我随团去过印度、英国、东欧，现在都成了旅行社叫好叫座的新游线。

2025年春天，团长在群里发信息，搭乘蓝宝石公主号邮轮环游中南美洲，在美国洛杉矶登船，游历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等国，仍从洛杉矶返程归国，11月中旬出发，全程46天，附件里有邮轮的详细资料和行程安排。内子极力鼓动我参加，她去过中南美洲两次，直达南极，说南美风光风情与欧洲、北美都不相同，一辈子总应该去一趟。我对于中南美洲，印象深刻的好像只有神秘的玛雅文化，读过几本书，许多国家的名字还停留在中学地理和国际新闻的认知，而邮轮更是只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见过，所以确有吸引力，于是报名，办签证，交费，历时8个月，终于可以成行。

南美行纪（一）

总要去趟南美吧

薛冰



11月15日中午，团友们在南京禄口机场登机，15点15分起飞，北京时间17时到达首尔仁川机场中转，3小时后飞洛杉矶。航班于11月16日北京时间凌晨6时半降落洛杉矶机场，美西当地时间是11月15日14时半。飞机降落时，机场刚下过雨，地面潮湿，间有积水。来接机的地陪说，洛杉矶有一年多没下雨了，终于下了这一场。入关，取行李，又会合了从加拿大过来的两位校友，17时半方登上旅行社的大客车，出机场天已黑尽，途中简单晚餐，19时半到双树酒店入住。

当夜又下了大暴雨，于洛杉矶真是幸事。清晨出酒店散步，气温和南京差不多。层层叠叠厚重的云堆近在咫尺，灰色、白色、黑色，像弄脏了的调色板，泛着湿光，随时会滴下水来。酒店因门前有两棵大树而得名，也是这条高速公路边难得的景观。洛杉矶最著名的景观无疑是好莱坞，但是大家此刻的心思都在邮轮上。

次日上午9时半乘大客车去洛杉矶世界邮轮中心，约半小时就到了。泊在岸边的邮轮有大、小两艘。原来读过介绍，蓝宝石公主号甲板高达18层，舱房1300多间，最大载客量2600多人，船上工作人员达1000余人。想象中18层楼房并不算高，但是船身长近300米，便成了庞然大物，大型的航空母舰长度也就330米左右。

等候登船的至少有上千人，排成单行长队慢慢往前走。出于安全考虑，规定行李箱须先集中交给搬运员，游客只能带随身背包登船。挂了一张薄纸姓名签的行李箱就堆放在路边，各种肤色的搬运员推着小平车来来往往，导游抓住一个，给他两美元小费，把我们的箱子指给他看。他点了头就算完事，真让人担心这箱子不知会弄到哪里去。

登船等于出入境，我们的导游小郑头一回带这条线，程序也不是太清楚，各种混乱中，居然就办好了登船手续。最重要的是凭护照领到一个啤酒瓶盖大小的塑料船卡，有蓝色织带可以挂在脖子上。这船卡是一个电子产品，内置芯片，不仅开房门，下船、登船也凭它通行，里面储存了持有人的各种信息，外圈上刻着持有人的姓名。导游一再叮嘱大家千万不能遗失。

14时终于登上邮轮。我与一位单身校友同住，舱房在10层。已经过了午餐时间，但邮轮14层有24小时自助餐厅，餐厅很大，菜品丰富。说不清是饿过劲儿了还是兴奋，我只吃了一盘蔬菜沙拉，一块蛋糕和一个青苹果。顺着舷梯登上15层甲板看海，越过一个个泊位，只能看到港口外沿的防波堤。天完全晴了，明丽的蓝底上大朵的白云，立体感很强。近旁的那艘邮轮比蓝宝石公主号大得多。

回房间时，行李箱已经放在房门口。

题图为洛杉矶港夜景。

沽上丛话

『风搅雪』与『两下锅』

杨士军

今年国庆期间，天津河北梆子名家王少华率两位弟子与来自上海京剧院的青年麒派演员鲁肃，在天津中国大戏院联袂上演了一场京剧与河北梆子混搭的《四进士》，给这出以南麒（麒麟童）北马（马连良）享誉梨园的传统名剧增添了新的表演形式，让广大戏迷观众耳目一新，过足戏瘾。

在戏曲界，将两个或几个剧种同台演出，称为“风搅雪”或“两下锅”（三个剧种就是“三下锅”）。严格一点儿说，“风搅雪”和“两下锅”也有区别。前者从字面就能看出，风雪交加，完全混在一起，就是说让两个不同的剧种，同时出现在一场戏或一个角色身上。譬如，舞台上有甲乙两个角色，甲唱京剧，乙唱昆曲；再譬如，同一个角色，根据剧情和人物塑造的需要，一会儿念韵白，一会儿念京白。荀派名剧《红娘》中的红娘就有多次韵白和京白的转换，是典型的“风搅雪”。

而“两下锅”呢，也比较形象。就好比将两种馅的饺子一起放到锅里煮，每个饺子都保持各自独立的形态，互不融合，单等吃客食用时，才能品尝出各自的美味。舞台上的“两下锅”，就是一出大戏，比如某场唱梆子，另一场唱皮黄，两个剧种之间，各唱各的，没有对手戏。但它的优势在于，能够更好地展示出某个剧种的精华，观众虽然只看了一台戏，却能欣赏到不同剧种、不同风格、不同腔调，得到更加丰富的艺术享受。



开创这种多剧种联合演出形式的是梆子名家田际云，他在光绪十七年组建玉成班，联合京、梆艺人，将京剧与河北梆子两个剧种放到同一个戏台上演出，两个剧种各自发挥唱念优势，取长补短，不仅增加了演出的娱乐效果，还提升了表演水平，因此大受戏迷观众追捧，引得其他艺人和戏班纷纷效仿。

据戏曲理论家翁偶虹先生讲述，京剧名丑刘斌昆与旦角名家芙蓉草曾在上海黄金戏院上演一版“风搅雪”的《活捉三郎》，红极一时。剧中芙蓉草扮演被宋江杀死已成鬼魂的阎惜姣，刘斌昆扮演与阎惜姣偷情的张三郎。表演中，芙蓉草不仅使出独特的“魂步”，还交替演唱吹腔和高拨子两种曲调；刘斌昆扮演的张三郎，演唱高拨子，并且运用了涂面变脸、甩发、矮子功、铁板桥等绝活儿，二人的表演配合默契，珠联璧合，两个剧种融合顺滑，天衣无缝，是“风搅雪”戏的经典。据说，武丑名家叶盛章先生曾向刘斌昆学习此戏，与张菊仙在北京上演此戏。

今年6月中旬，北京的小生名家宋小川北上甘肃，与“梅花奖”获得者、秦腔旦角苏凤丽在兰州黄河剧院联袂上演了一出《春闺梦》。《春闺梦》本是一出京剧程派名剧，讲述新婚妻子张氏思念被强征入伍、远赴沙场的丈夫王恢，昏昏入睡，在梦中与久别夫君团聚的故事。苏凤丽扮演张氏，表演深情细腻，演唱高亢婉转而抒情的秦腔，展现“大秦之声”的悠扬悦耳之美。宋小川扮演的王恢念韵白，并在秦腔板胡乐队的伴奏下演唱京剧，别具一格。他无论是念白，还是演唱，台下都报以热烈的掌声。

回说本文开头提及的京梆《四进士》，则属于典型的“两下锅”。头场戏“柳林写状”是唱河北梆子，扮演含冤告状的孀妇杨素贞的演员，以高亢悠扬的河北梆子演唱，向微服私访的巡按大人哭诉冤情，悲切凄惨，令人无比同情；宋士杰店房盗取书信，获取田伦请托行贿证据一场，本是京剧大师麒麟童创作的经典，不仅有盗书时惟妙惟肖、令人捏着一把汗的细腻表演，更有那段“上写田伦顿首拜”的经典唱段，安排麒派传人鲁肃演唱，最为合适。最后一场，宋士杰一状告倒三位官员，替杨素贞申冤，但也因触犯大明律条，被处充军发配。为表达人物的那种悲愤、凄惨和无奈，用高昂激越的河北梆子来表现最为恰当，此刻梆子名家银达子再传弟子王少华出场扮演宋士杰，台风稳重大方，演唱悲凉苍劲，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

在一场演出中也有“风搅雪”和“两下锅”同时运用的，典型的剧目是骨子老戏《红鬃烈马》。这出戏如果演全了共有八场之多，剧情早已被喜欢戏曲的朋友熟悉。现在受演出时长限制，多数只演《武家坡》《算粮》《银空山》《大登殿》四场。这里的《武家坡》因为有男女主角的大段演唱，以及精彩的对唱，用京剧表演最能满足观众。《算粮》《银空山》则以河北梆子表演更为合适，这就是典型的“两下锅”。最后大结局一场的《大登殿》，老生薛平贵的大段西皮导板转原板唱段“龙凤阁内把衣换”（也有唱“长安城内把兵点”），早就脍炙人口，如果不唱非常可惜。河北梆子中王宝钏换上凤冠霞帔后登场唱的那段“金牌调来银牌宣，王相府来了我王氏宝钏”也是脍炙人口。要想同时听到这两个华彩唱段，当然就用上了“风搅雪”，台上唱得过瘾，台下听得尽兴，这便是“风搅雪”“两下锅”的魅力。

题图为京剧《四进士》剧照。



张福义 治印

秋有千红

梅南频



城市的秋天素来清淡，没有山野层林尽染的壮阔。我居住的小区一到深秋，所有秋意都凝在中心步道的一排红枫上。方寸庭院，一树次第晕开的丹红，便撑起了整座小区的秋色。世人皆赞春红灼灼，热烈张扬，可我始终偏爱秋的红。它洗尽浮华，经霜沉淀，不躁不艳，沉稳温润，如同市井里默默坚守的普通人，平淡寻常，却自带风骨。

入秋之后，小区的枫树便慢慢换了颜色。起初只是叶尖缀着一点浅胭脂，淡淡的红隐在青绿之间，极不起眼儿。几场秋风秋霜过后，红色自叶缘向内蔓延，层层叠叠，慢慢染红整棵树。澄澈的秋阳穿过疏朗的枝丫，通透的红叶光影斑驳，落在灰白的步道上，把冰冷的建筑街巷晕染得温柔恬静。风起时，红叶簌簌轻落，轻轻贴在地面、石阶，偶尔掠过行人肩头，是都市深秋最安静纯粹的风景。

守着这一树枫红，也守着小区秋日烟火的，是保洁王阿姨。

朝暮晨昏，四季轮转，小区的步道上，总能看见她忙碌的身影。于往来匆匆的住户而言，红枫是秋日可供观赏的景致；于王阿姨而言，枫红落叶是日复一日的工作日常。深秋枫叶落得最是频繁，一阵风过，满地碎红，凌乱铺散在路面。寻常人清扫只求干净利落，一扫而尽，唯独王阿姨对待枫叶，总有一份旁人没有的细致与温柔。

天色微明，楼宇尚且沉寂，整座小区还未苏醒，王阿姨便推着清扫小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动作利落，快速扫净路上的尘土、枯枝与杂物，唯独对那些完整干净的红叶格外温柔。她从不将落叶一并扫入簸箕，而是弯腰一片片地拾起，整齐摆放在花坛的草丛边缘。

我曾数次清晨偶遇，疑惑她为何多此一举，徒增劳作。她抬手擦去额角细碎的汗珠，语气淡然：“枫叶一年只红这一季，扫得干干净净，小区的秋味儿就没了。留几片落叶，添几分景致，大家出门看着，心里也舒坦。”

短短几句家常话，质朴却动人。这个小区的人们，日日奔波于生活，晨起赶路上班，孩童匆忙奔赴学堂，只有一些老人静坐楼前，大多数人步履匆匆，无人刻意驻足细赏秋景。唯有王阿姨，留心四季更迭，珍视草木荣枯的时序，在琐碎繁重的工作里，悄悄为小区留住了一整个秋天的温柔。

白天的小区热闹起来，常有孩童追逐秋风，奔跑着捡拾红叶。顽皮的孩子偶尔会拉扯树枝，折取红枫细枝。王阿姨从不会厉声呵斥，以免破坏孩子的童真。她总是缓步走近，轻声细语叮嘱孩子们爱惜草木、善待秋景，再细心拂去他们发间、肩头沾染的落叶。遇见品相完整、红得透亮的枫叶，她还会亲手拾起，递到孩子们手中。

孩子们捧着红叶，眉眼弯弯地跑远，清脆的笑声散落在秋风里。枫红满枝，暖阳正好，她朴素平凡的身影立在红叶之下，不耀眼，却比满目秋景更治愈、更温暖。

深秋霜气渐重，枫叶红得愈发浓烈，凋落得也愈发频繁。常常是清晨清理得不见一片，一阵秋风掠过，又是一地绯红。重复的清扫、枯燥的劳作，最是消磨人心。可四季往复，岁岁深秋，我从未见过王阿姨倦怠敷衍。她日复一日，耐心清扫、温柔守护，任凭落叶纷飞，始终守住步道的整洁，留住秋日的景致。她说，干活不怕重复，心里装着风景，日子就不会枯燥。

我终于懂得，世人所言的秋有千红，从来不是草木的万千色彩，而是人间的万般心意。

春日的红，是初生的热烈，争艳夺目，急于展露锋芒；秋日的红，是历经酷暑风雨、寒霜洗礼后的沉淀，是涤去浮躁后的从容通透。枫红经霜方成绝色，人心历事方知温柔。王阿姨便是这市井烟火里，最动人的一抹秋红。她做着最平凡、最细碎的工作，默默无闻，不求赞誉，日复一日坚守在小区角落，用朴素的善意、细碎的温柔，温润着邻里的日常，成全了一院秋色，温暖了一方人间烟火。

都市深秋，万物渐次萧瑟，楼宇岑寂，车马喧嚣。幸而有这一树枫红，有这般平凡之人，让寻常岁月生出暖意万千。枝头红叶终将落尽，岁岁凋零又岁岁新生，就像人间不息的温柔与坚守，从来不会褪色。

原来世间最好的秋红，不在远山盛景，不在姹紫嫣红，而是草木经霜的沉淀，是凡人向善的赤诚。一院枫红，一寸初心，一人坚守，便是秋日最动人的千红万象。

题图摄影：亚东

满庭芳